



## 明城府史话

投稿邮箱:lixiazuoxie@163.com

大明湖南岸有一处曾经很有名的地方叫贡院,是明清时期山东全省秀才举行乡试的考场。贡院往南有条榜棚街,是乡试结束公布结果的场所。贡院从明洪武初年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废止,总共存续了600多年,它同榜棚街一起见证了中国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兴衰与百态,也为山东选拔了不少治国理政的有用人才。

济南自明洪武初年就是全省秀才们的乡试之地,位置选在风景秀丽的大明湖畔。最初号舍(也叫考棚)规模在5000间左右,随着考生人数不断增加,后来又进行过多次扩建,其中曾两次填湖造地,向北、向东扩出了好大面积。到清光绪年间,济南贡院达到了14500余间号舍的最大规模,山东也成了全国赫赫有名的考试大省。

济南贡院坐北朝南,由三进院落组成,大门是古朴的牌楼式建筑,正中悬挂着“贡院”匾额。门内建有两座牌坊,“明经取士”和“为国求贤”的题词点明了贡院要义。大门进去是二门,也叫“龙门”,寓意很好,祝愿莘莘学子都能跃过龙门鲤鱼翻身。过龙门再过一道四门并列的便门便是第一进院落,这进院落很大,约占了贡院的一半,中间是一条甬道,两边是一排排考棚,考棚很小,朝南敞开,每间高6尺,宽3尺,深4尺,里面仅搭一高一低两块木板,白天是考试的桌凳,晚上并在一起便是睡床,敞开的一面有道木栅,考生入棚即可锁住。院落靠南有一座明远楼,上楼环顾,贡院一览无余。二进院落正中是“至公堂”,堂之东西各有几个小院,是监临、掌卷、提调、监试等“外帘官”的办公住宿之处。三进院落正中是“聚奎堂”,为正副主考官的办公室,两边也有几个小院,是同考官、内监试、内掌卷等“内帘官”们办公居住的场所。贡院四周建有两道三至五米高的围墙,墙上遍插荆棘,四角竖有望楼,有人因此把贡院



▲清末的济南贡院。(供图/陈强)

## 明清时期的济南贡院及榜棚街

□李振声



◀济南榜棚街。

也称作是“棘闱”。

明清时期的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,每次考三场,即八股文、应用文和策问。每场应试时间为三天两夜,农历的八月九日、十二日、十五日分别为三场的起始日。考试当天一早,考生需带一只内装笔墨、食品、卧具的考篮到贡院外按府县顺序等候入场,入场时要严格搜身,防止夹带小抄。考生入场完毕就要关门落锁叫做“锁院贡试”,自此门口有官兵站岗,望楼有官兵瞭望,高墙内外有官兵巡逻,二进院落里的监考官员也全部动员了起来,整个贡院进入了戒备森严的临考状态。

乡试结束后,接下来有一个月的等待揭榜时间。这期间,考生们寝食不安如坐针毡,好不容易熬过了这度日如年的月把时光,便把目光齐刷刷地转向了榜棚街。

榜棚街是省府前街南面的一条南北走向的街巷,如今这条街还在、名没变,只是宽阔的马路、林立的高楼、豪华的路灯、清凉的绿荫与它昔日的面貌完全不同。当年它很小很旧,长不足百米,宽只有一丈,路面坑坑洼洼,两旁是低矮的平房。榜棚街之所以出名,因为它是官府搭棚发布乡试榜文的地方。乡试考卷判阅完毕,主考先将取中的考号列出草榜,发榜的前一天午后把所有考官召集到一起,再取出中榜者的墨卷和朱卷逐一核对,准确无误后才能拆除弥封,露出姓名、填写正榜。随后主考于次日一早将写好的榜文置于特制的黄绸亭内,由轿夫抬着,兵丁护卫,在吹吹打打的鼓乐声中前呼后拥地送到榜棚街。此时的榜棚街及周围的院西大街(现泉城路)、布政司街(现省府前街)一带已

是万头攒动,人山人海,狭窄的小巷塞得水泄不通,人流涌向榜棚,瞪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神搜寻着自己的名字,中榜者欣喜若狂,落榜者失魂落魄。

发榜之后,新科举人们可谓脱胎换骨一步登天,布政司为他们准备好了顶戴衣冠,意味着从此他们跳出了农门步入了仕途;仪仗队鼓乐齐鸣上门报喜,还送上20两白银悬挂匾牌、竖立旗杆,让他们尽显金榜题名的荣耀;巡抚衙门为他们大摆“鹿鸣宴”,拜师谢恩互认同年,从此官场上又多了一个利益群体……

可叹的是,像这样的幸运儿只是极少数,榜棚街上多数看榜的学子都在落泪。据史料显示,清朝时朝廷分给各省的乡试录取指标是极其有限的,山东每次的名额是69人,外加副榜12人。副榜什么意思?它仅仅是一种荣誉,意思你考得不错,予以精神鼓励,却不享受正榜考生的实惠,拿不到入仕为官的资格。试想一下,济南贡院每次参加乡试的考生都在万名左右,苦等三年才有这么一次,这百里、千里挑一的竞争该有多么激烈!难怪范进中举竟能喜极而疯,看过这残酷的考试场面,你就再也不会感到奇怪。

当然,世上的事情只要存在就有存在的理由,延续了600多年的济南贡院对山东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是一个积极的促进,榜棚街在悲喜之中也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有用人才。据史料统计,600年间济南贡院共举行过200多次乡试,在榜棚街张榜录取了近20000名举人,其中进京考中进士的就有4000多人,包括20名进入三甲的状元、榜眼和探花。名臣毛纪、傅以渐、杜受田、窦光鼎、刘统勋、刘墉、卢荫溥、孙玉庭、孙毓汶、曹鸿勋,著名学者边贡、于慎行、李开先、李攀龙、王士祯、王懿荣等,都是从济南贡院考出去的山东名人。

斗转星移,流年似水。如今的贡院已不复存在,榜棚街也没了旧时模样,但它们在济南人心目中依然有着很重的分量,不管贡院有无、街巷咋变,人们只要看到“济南贡院”和“榜棚街”这几个大字,就不会忘掉这段历史,昔日的大喜大悲,都化作了值得回味的故事。

印记

【行走济南】

## 春到玉清湖

□金后子

春和景明,微风四起。春日里,我们来到了位于泉城西郊的玉清湖。沿湖堤拾级而上,顿觉一股清风扑面而来。举目望去,波光粼粼,一片大明。从湖的东岸向北走去,脚下是一条平坦的柏油路,犹如围绕在湖边的一条丝带,沿着湖边向前延伸着。与其呼应的是路边和高高的坝下那一行行茂密的柳树,她们已吐出了嫩嫩的绿叶,随风摇曳,就像少女的秀发。还有那些叫上名的或叫不上名的花儿草儿,大都绽开了一簇簇黄的红的花儿或露出几片小小的叶儿,向我们笑着,大有“阳春白日风花香”之意。

正走着,不知谁喊道:“快看,快看!”我顺着声音寻去,夕阳映照的湖面,宛如一片一片金叶,呈鱼鳞状,由西向东铺展开。

“水鸭!”又有人喊道。我向西北望去,在不远处,一片水鸟在水面上游动着,它们成群结队,浩浩荡荡,好似一队队渡江的战士。看着、看着,目光随水波不断起伏,我突然发现水鸭都是逆着风浪前进的,而且是从湖边向湖心游动。

“白鹤!”随着喊声,我抬头看见,一群硕大的鸟儿由南向北飞来。此时,不知是动物之间的信号还是白鹤的介入惊动了水鸭,它们与白鹤一起飞了起来,在空中盘旋着。顿时,整个湖面呈现出一幅天、鸟、水、人、林合一的壮美画卷。

天色已晚,我们不得不乘车游湖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,来到了用石砌成的通往湖心岛的长坝上。陪同的焦先生掷地有声地说:“整个玉清湖工程从前期准备到完工,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。总占地9200亩,库容4850万立方米,围坝总长9.6公里。玉清湖的建成,把黄河水储存在此,源源不断地向市区供水。有二分之一的济南人喝的是它的水。玉清湖不但从根本上解决了济南缺水问题,而且为保泉立下了汗马功劳,即使去冬今春奇旱少雨,几大泉群也没停涌,靠的就是玉清湖。它是利在当代、惠及千秋的工程,是济南建造的‘都江堰’!所以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呵护它!”随着焦先生的话,我们频频点头。

说话间,我们已来到了湖心岛上,岛虽不大,却古韵悠悠,绿树成荫,最令人称道的还是正中的湖心亭了。其为仿古建筑,非常考究,分上下两层。登亭后,一阵强风吹来,我不由自主地抖了几下。再极目远望,更是水天一色。这时,风借水威,水借风势,浪更高了。

## 【泉城忆旧】

## 南沟之上两座桥

□赵中平

南沟,也叫南桥沟。它在历城区章灵丘村的南部,紧靠村边,横贯东西。往东直通唐冶、官庄,往西越过龙须河可去安家庄、王舍人庄。平时是交通要道,雨天则是排水大沟。其上建有两座石桥,相距约有百米。东边一座叫黄家桥,西边一座叫张家桥。

黄家桥由村内黄氏家族建于清朝雍正年间,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。该桥全长二十米左右,宽约四米,为单孔石拱形桥洞。宽阔的桥面全部用方形料石铺就,平坦而坚固。桥栏一律由长两米左右的大块料石排列砌成,而两石之间又有匠人雕凿的“卯榫”镶嵌连接,非常牢固。

黄家桥整体建筑风格硬朗粗犷、威严大气——这与当时家族的位高权重不

无关系:有清一代,黄氏家族人才辈出。其中黄成绪、黄振绪两人同于雍正元年(1723年)考中武进士,并受朝廷重托,共同镇守福建延平,进而协助稳定台湾政局。家族之黄曾、黄文鹏、黄缙等多人皆为皇家文官或武将。如黄文鹏为乾隆五十四年举人。他擅长书法,精于诗词,尤其工于铁笔镌刻。“其所镌虫篆,皆苍秀而腴”(《历城县志》第二册)。曾有《阴骘文印谱》一册,深为学界同仁所称道。黄家桥南通村外,北连黄家胡同。胡同西邻即为黄家家庙。庙墙上嵌有家族谱系碑。其上记载着黄氏祖先从河北枣强辗转章丘、济南东关直至落户章灵丘村的历程,刻有列祖列宗之名。前述该族精英人士均赫然在列。

张家桥于民国前期由木材经营商张厚斋所建。桥长八米左右,宽约两米,是一座单孔石拱小桥。桥面细工青石铺就,且弯曲有度。桥栏为多棱石条扣连而成,石栏上所雕云纹逼真飘逸。整座小桥玲珑轻盈,如一弯新月悬挂在南桥沟之上。

桥之北端是张厚斋宅院。其宅门正冲小桥,是村内三大同型古宅门之一(另两宅门为赵福柱、耿玉华之家)。属于标准的“三出头”门型。顶部为花瓣儿状的镂空正脊。两边硬山之上四条垂脊均由双瓦扣砌。檐部则由线砖、浑砖、斗砖、牙砖等多型青砖叠砌而成。檐之两端各一斗砖,分别刻有“福禄”“贞祥”四个篆字。门之主体以青砖料石为主。砖缝匀直,细如白线。而石制部位如迎风、搭

头、门枕、抬框等皆由快斧利刃精工刻就各类细纹图案。尤其是两块抬框石,造型呈竹节状,做工精致细腻,不落俗套——张家其桥其门均显示着主人作为商家的精明与细心,也隐约透露出主人所具有的儒商风范。

张厚斋善于交际。据说军阀张宗昌主鲁期间,因战亡将士急需一批棺材,而以棺材为主业的木材商张厚斋慷慨助之,故深得张宗昌赏识。后来修张家桥,张宗昌也曾捐了一笔钱。张厚斋之子张文聘长期追随父亲生活在省城,见多识广,颇有学问,曾在解放前的章灵丘学堂里任教。其所教的知识有别于传统私塾教育,多涉及文艺、体育、卫生等现代教育内容。他的课堂开阔了学生的眼界,很受学生的欢迎。